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八 起強圉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遥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孔穎達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

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酒進之蓋罰爵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築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慍於問翻師古曰怒也孔穎達曰慍者外境違心之謂事與心違所以怒生天下同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索隱曰音淨孟說是文帝復問之復扶又翻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

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有使自新也

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工衡翻

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予平賈官讎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

歲時

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鼂直遙翻錯千故翻數所角翻橫戶孟翻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說式芮翻少詩沼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下有郤同詐稱病不朝於古灋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師古曰即就也煑海水為鹽誘

天下亡人謀作亂令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難乃旦翻郤與隙同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為高密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到翻諸侯

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令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師古曰狧古䑛字食爾翻狧用舌食也蓋以犬為諭言初狧糠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狧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絫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

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于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索隱曰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吳王內以

畺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所向者降降戶江翻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令承一帝尚云不易易以

〔敗翻〕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

〔禮翻〕初楚元王好書〔好呼到翻〕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及王于況翻〕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圭楚有白公浮丘複姓戊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耆之者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忘巫放翻〕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彊其兩翻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居依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姓譜韋姓出顓頊大彭豕韋之

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晉灼曰髙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衣之於既翻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蓋即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戊王之弟也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

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齊王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守式又翻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刧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翻下同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將即亮翻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使疏吏翻閩東越亦發兵從從才用翻吳王起兵于廣陵廣陵吳都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遺于李翻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曰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敗補遺翻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睢音雖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

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監古銜翻初

鼂錯所更令三十章更工衡翻諸侯讙譁讙許元翻錯父聞之從

潁川來錯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疏人骨肉疏與疎同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

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

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

兵而身居守守式又翻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

吳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侯地以彊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說惡得無死乎予讀曰與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相息亮翻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坐徂卧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猶與即猶豫也

與去聲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為于偽翻見賢遍翻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釣翻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酉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章懷太子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

相誘以亂錯曰盎筴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屏必郢翻）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卒子恤翻下卒受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遺于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謫）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使疏吏翻下使吳同）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孰與熟同乃拜盎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密裝治行治直之翻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劾戶槩翻疏與踈同予讀曰與要與腰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錯衣朝衣斬東市衣朝上於既翻下直遙翻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德侯國在泰山界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校户教翻上書之上時掌翻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不讀曰否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拑其炎翻復扶又翻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子恤翻或讀為猝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為于偽翻於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宗正於濞猶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說式芮翻下同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刼使將將即亮翻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間古莧翻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匹妙翻輕虚勁翻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

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説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澠彌兗翻殽山澠池之間其道阸陿阸於懈翻陿與狹同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殽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閒如字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

令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後為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頹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為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頹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

河閒國則二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絶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塞悉則翻饟古餉字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敗補邁翻守式又翻即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條侯軍中夜驚内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陬子侯翻隅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

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上時掌翻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己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老將即亮翻下并將為將同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丘者下邳人班志下邳屬東海郡亡命

吳酤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上時掌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即亮翻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予讀曰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戀翻令力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陽城兵

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度徒洛翻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于敗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降戶江翻吳王度淮走丹徒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即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誘也食也東越即紿吳

王出勞軍（勞力到翻）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蘇林曰鏦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殺之鏦楚江翻）盛其頭馳傳以聞（盛時征翻傳張戀翻）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為梁王毀短亞夫張本）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官為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摯之後）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重直龍翻）

將即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趣讀曰促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據班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句斷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

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藳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罷與疲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遺于季翻降戶江翻）王何處須以從事（謂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呂翻）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厀行(厀與膝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更工衡翻 敗補邁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為于偽翻下同)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

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刼有謀非其辠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玃俱碧翻康俱縛切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

分即交午而裂如田字也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為亂逆也但假權詐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旦翻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鄉讀曰向見賢遍翻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也畢了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從子容翻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敺與驅同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

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跬空累翻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守職不橈橈奴教翻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殽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

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說讀曰悅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屬之欲翻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詿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詿戶卦翻亡軍

從軍而逃者也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張晏翻傳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

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閼薨　冬十月戊戌晦（月末為晦）日有食之（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將即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守式又翻為于偽翻）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説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使疏吏翻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勞來到翻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王於之王于況翻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別為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縣屬丹陽郡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角翻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

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　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也高祖二年更名　更嫁長陵田氏更工衡翻生男蚡勝蚡扶粉翻　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長知兩翻下同　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予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内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身與娠同）（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貽翻）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男徹（予讀曰與）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譏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譽音

余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曰符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嗛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曰恨也史記曰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署漢書則頗有所録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

而所宜言邪而汝也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濟南王辟光反國除為郡郅之日翻風俗通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

上林賈姬如厠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厠卒讀曰猝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復扶又翻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悍下罕翻遺于季翻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先悉薦翻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鷙擊之甚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葢屬衡山國雨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燕因肩翻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壖與堧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戸翻　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伺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莧翻　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

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郅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郅將軍事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為王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為王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

廢也太子榮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甬余拱翻朝直遥翻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議也梁王由此

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刺七亦翻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梁者以意測度知其為梁所為也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内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姓譜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為氏索山客翻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行戸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以一言過師古曰景帝常屬諸姬子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王于況翻卒子恤翻下同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治直之翻令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説訹音戌誘也犯上禁橈明法橈奴教翻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卒子恤翻行戸剛翻謝安國

曰吾令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說式芮翻下同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長知兩翻行下孟翻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為于偽翻下精為同長君曰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請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卑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為零陵之鼻亭即象所封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用孟子語意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徼一遙翻間古莧翻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霸昌廄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

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

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恙余亮翻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朝直遥翻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也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嫖

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從才用翻）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為賢拜為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工護翻謂賣酒也）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令以為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

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梁王與條侯有隙見前三年）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趣讀曰促）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降戶江翻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背蒲內翻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徐盧容城侯賜栢侯陸彊遒侯僕黖易侯范代范陽侯邯鄲翕侯黖師古音怛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為王國文帝併為趙

國今復以王舜 六月丁己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傅致之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服也師古曰一涉翻又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褚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時改廷尉為大理將

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畤（畤音止）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東國後入漢為大河郡後又為東平國山陽國即山陽郡濟陰國即濟陰郡濟子禮翻）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說讀曰悅為于偽翻）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藏徂浪翻他物稱是稱尺證翻上既減笞法見上卷元年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止蕊翻箠長五尺長直亮翻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臀徒門翻畢一罪乃更人更工衡翻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易以豉翻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誘騎者見少以誘敵誘音酉下同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射而亦翻下同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

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即亮翻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名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為中尉其

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

城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為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治直之翻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酺音蒲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

二日（班志上庸縣劉淡中郡）壞城垣（壞音怪）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姓譜楚人直弓之後）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

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而臠曰胾胾側吏翻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少詩沼翻為于偽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

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債錢致其懷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也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上時事連汙掌翻

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户嫁翻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名亞夫令詣廷尉也

名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隂哀王不識薨濟子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豆翻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綷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綷子內翻絛他牢翻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

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亡古無字通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盛時征翻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杜佑曰牟取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

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秏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翻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算貲四得官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算得官矣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

五星逆行守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

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

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 采

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甲子帝崩于未央宫臣瓚曰壽四十八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溝洫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鄃蚡房吻翻　勝為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埽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眾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獘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色謂之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魏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既翻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纔取足量音良度徒洛翻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

閭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牝不必以其踶齧也）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

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師古曰以行義為先以愧辱相絀也行下孟翻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斷丁亂翻也宗室有土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周雲翮

資治通鑑卷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强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威强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雅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縁先三年稱之以

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

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内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去羌呂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

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絶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係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治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

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爾雅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因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背蒲妹翻趨七喻翻是以

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

文學之詒書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稱尺證翻塞悉則翻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貿音茂渾戶本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

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䜴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録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係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晻古暗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師古曰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

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音扶目翻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與救同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捄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

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

監古庆守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與與歟同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羗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載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揎謂轉蹴也蘇林曰朘音攜石俗語謂朒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揎音宣蹴音子六翻）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速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燬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會工外翻）天子擢為中大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

（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辠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名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謚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好呼到翻下同）仲舒以禮匡正王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祿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者王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直遥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攝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

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從弟於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遍翻）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嫁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

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石姓衛大夫石碏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揔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遥翻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徂卧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

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朝衆集之時屏必郢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易以豉翻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利者趨七喻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蚡交惡張本横戶孟翻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為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盎之孫栢至地闕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為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　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卒子恤翻　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

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豉翻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之上巳祓禊也祓音廢又音拂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郡公主景帝女降平陽侯曹壽悅謳者衛子夫師古曰齊歌曰謳一侯翻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夫家姓媼烏皓翻主因奉送子夫乃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愠怒也幾居衣翻數所角翻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曰縣遣於侯家供事

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冒姓者青本鄭氏子而冒衛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户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掾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黄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時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

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登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濟子禮翻]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累重也欷歔欷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欷歎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癸翻欷許既翻]令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胏腑史記正義曰顏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繆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疎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于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為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淚也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刃翻卻丘畧翻骨肉氷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省悉井翻　河水溢于平原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太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　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　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　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粵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翻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莊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敷又翻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摠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東南邊越會稽

守欲距濞不為發（以法距之為無漢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為于偽翻）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謂曉喻以天子不欲出虎符之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處昌呂翻）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漢書作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鬻音育）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姓譜）

吾音虞即虞丘氏史記有楚相虞丘子 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風俗通曰伏羲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 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姓譜枚姓出於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為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出於顓頊裔孫陸終濟子禮翻 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言其議論無所根據好呼到翻詼古回翻李奇曰詼嘲也 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長相優俳優即今伶人調戲者 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數所角翻 朔亦觀上顔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

北至池陽西至黄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黄山宫名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宫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宫宫有長楊因名其地在藍屋界師古曰宜春宫也在長安東南説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兎終南山横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户號户高翻亦翻示以乗輿物乃得免

乘繩證翻又嘗夜至栢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栢谷亭下即帝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弔翻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遇翻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禁翻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為王者羽翼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

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晦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盩厔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杜佑曰盩厔唐為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内總計其大數也盩音輈厔音窒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内史也乎據班表帝後改右内史為京兆尹左内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表

屬縣草田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説稱善説讀曰悅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南河內河東為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滻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産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

所卬足也（卬古仰字通用音牛向翻）又有秔稻棃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蹲魚（芋即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爲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䖰可食蹲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苑中）其賈畮一金（賈與價同）今規以爲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

之虛壞人塚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乗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隳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續漢志給事中闕通內外蓋以給事禁中名官也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疏熊能攀緣上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為豵二歲為豜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臣之

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射而亦翻卒讀曰猝）犯屬車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為清道灑塵非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逄皮江翻）不得用（宜承上文為句）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軫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近其靳翻）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橜距月翻況乎涉豐草豐草茂草也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虛讀曰墟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偽翻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

耳非畏欄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考異曰此多非令年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徵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孛蒲內翻　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絶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

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孛蒲內翻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

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翻下同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内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恊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之越又劗髮張揖以為古翦字師古曰劗與翦同張說是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不可以冠帶之

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曰預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

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于地圖也著竹助翻）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内大寧戴白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内都内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内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一卒之奉不

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于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令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

猶踰也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轎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轎旗妙翻拕音它曳也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下皆與石相擊觸也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蝨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臂而郭璞曰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鍼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數福翻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泄以制翻屬之欲翻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閒傳寫字誤省耳左傳有魯大夫簡叔以其軍降處之上淦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降戸江翻處昌呂翻淦音紺又工含翻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號戸高翻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

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内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為于偽翻下同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絶車道不通天地

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贛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埜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贛石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之翻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慈諭翻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

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近其靳翻師古曰癉黄病也丁幹翻）暴露水居蝮蛇蠚生（師古曰蠚毒也音壑）疢疾多作（疢丑刃翻病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越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處昌呂翻）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

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之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共讀曰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背蒲妹翻罷讀曰疲勌即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晉有屠岸賈屠剸睢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秦郡置守尉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適讀曰讁）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旦翻）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强弱曲直）如使

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行也戶剛翻）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厮微輿衆也師古曰厮析薪者輿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為（于偽翻）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覆謂蓋幬也露謂使之霑潤澤也覆敷又翻）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樂音洛被皮義翻）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

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是時漢兵遂出未隃領隃與踰同領與嶺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

入海皆曰善即鏦殺郢王鏦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為于偽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將即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預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遍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復

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蓋食采於汲因以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頻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

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掾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翻下同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于九卿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

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少詩沼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舌翻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

最後病莊助為請告為于僞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為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

爭利則人馬罷之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驍堅堯翻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姓譜程本自顓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者以為氏與司馬氏同出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

邉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户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銷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銷火玄翻銷即銚也銚音姚緣去聲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文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

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十七